



## STILL WALKING 步履不停40年

作为爱尔兰最重要的雕塑家之一，Deirdre McLoughlin娓娓道来她与黏土为伴的40年生活。

摄影：Rob Bohle 撰文：Sisyphusam

“我在工作室屋顶种了很多植物，而在我工作室附近有很多农田和一片明亮的水域。”今年70岁的Deirdre McLoughlin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环境。作为爱尔兰最重要的雕塑家之一，她与黏土为伴已逾40年，而自由如风的生活让她的创作生涯至今都是一段在不断前进着的征程。McLoughlin如今居住在荷兰，曾主修历史和哲学的她这样解释：“爱尔兰作家Samuel Beckett的幽默感和他著作中关乎自我存在的困扰对我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还有Carl Gustav Jung的分析理论。可从实际层面来说，Rene Descartes曾提到过，荷兰是一个能让人在不被打扰的平和环境中创作的地方，这是我一毕业就选择来到这个国家定居的直接原因。”

上世纪80年代，推动了日本陶艺界革新运动的Sodeisha Group（走泥社）深深触动了McLoughlin，她毫不犹豫地来到东方，并在那里举办了人生中的首次个展。从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毕业时，我才23岁。在此之前，我从未在生活中接触过黏土，直到一位陶艺师扔给了我一团黏土，并让我去做些什么。我才发现，在我手中不断形成的是一种小型的

对页：“Waterwork”系列受了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作品《阴翳礼赞》的影响，作品表面斑驳质朴，内部却在光釉中散发着光芒，仿佛在黑暗中捕捉闪烁的微光。本页：让乳白色的“Mother & Me”表面布满精细的脉络标记，是Deirdre McLoughlin受到母亲家族中一位蕾丝编织工的影响，也是她尝试全新创作概念的作品。

抽象形式。从那时开始，我踏上了在黏土这个介质中寻找“形式”的旅程。”1980年代，日本不仅在时装界拥有Rei Kawakubo、Yohji Yamamoto这样的先锋设计师，在陶艺方面，京都也拥有先锋的陶艺团队——走泥社。“我知道如果我有幸与他们一起工作，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后来也证明了这确实是一段不可思议的学习经历。”McLoughlin说。

1984年，在日本举办了首次个展之后，McLoughlin便带着“激情的自律”这一信条回到欧洲。个人主义无疑在西方世界更为显著，对于新事物的探索更为大胆、敢于突破，但同时，对于过往历史的认知常常被放在一边；相较而言，在东方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对自身传统的敬意下，艺术与手工领域的创新有非常坚实的基础——一种更深层次的美。“对我而言，我非常欣赏两种美学之间的动态平衡。”McLoughlin直言道，“我意识到，为了做出好作品，我必须倾尽我所有——这是日本陶艺家林康复对我的启发。”

自诩像风一般自由的McLoughlin，也慢慢地在东方传统的秩序美中找到了她于两者之间的平衡。陶艺作品在成形的过程中，本身就是手艺人 and 黏土之间私密的交谈与碰撞。



本页：“Sisyphus Bites”是以一个卵形为基础中心的雕塑作品。造型上整体较为厚重，但表面的红黑补丁状的小块让作品显得充满趣味。对页：上图Deirdre McLoughlin在其位于荷兰工作室内留影，工作室附近有一大片海域。McLoughlin在天台种满了各种植物，这种如风般的自由生活也让她拥有天马行空的创作思路，摄影Kato Tan；下图，“Resist Arrest”系列是Deirdre McLoughlin早期的作品，有着一一种感官上的冲击感，她想用作品去打破当时沉闷的生活方式。

McLoughlin以一个卵形的基体让黏土“自然生长”，凭直觉编排着拉坯、烧制、打磨等一系列制陶之舞。她说她的创作就是一场冒险，这场冒险没有航向，不设终点。可在我看来，这些作品中融入了她谦卑的态度和对作品的悉心呵护，那光滑如丝绸般的表面以及斑驳泥土颗粒的视觉观感，禁受不住地去抚摸、去感受。“每一个作品的形式在我脑中第一印象就是：舞。”McLoughlin说，“在试图探索作品全新的形式时，我就为作品赋予这个定义。”一件作品的形式，是信息交流在视觉和触觉上的表达。形式立于空间之中，亦集结空间，艺术作品的形式发散出超越本身的信号，在她看来，设计中的形式往往为某种目的服务。

McLoughlin这番话从她作品形式的变化中能察觉一二——在早期的“Resist Arrest”系列里，尖锐的末端在感官上似是激起了一场攻击，相对之后作品而言，更为直接且富有冲击力，可近几年的作品都以一个卵形为基本中心，造型整体较为厚重。“我想，这些年随着时间的推动，我自身也是愈发有着一种‘聚拢’的态度。”早在在荷兰生活时，McLoughlin眼中的城市景观是笔直线条，以及当地不同种族和文化团体之间互相容忍却互不打扰的刻板生存方式也对她早期作品有一定影响，可她像所有爱尔兰人一样有着天马行空的想法，她迫切地想要在作品中打破这种顽固的框架，所以“Resist Attack”这个系列从名字上就有倾向性。“的确，我在对待一件作品的方式上有过一些飞跃和转变，西班牙雕塑家 Eduardo Chillida 曾说，当他把一件雕塑作品从中心基座释放，并于若干点上再次获得平衡时，他体验到了极大的自由。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最终收获了同样的感知。”到了“Attitude”系列中，她在作品的肌理表层中加入不同颜色和手作痕迹，让作品看上去不那么刻板；作品“Mother & Me”的表面有精细的脉络标记，这是McLoughlin受到了其母亲家族中一位蕾丝编织工的影响，但她未让痕迹布满整个作品，而是在脉络间留有空白；作品“Sisyphus Bites”看上去的确有些侵略性，但这是玩味感十足的侵略，而金色圆盘表面和红黑补丁状的小块则恰好弱化了这一点，入围Loewe 2018年工艺大奖决赛的“Waterwork”系



列则是受了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作品《阴翳礼赞》的影响，作品表面斑驳质朴，内部却在光釉中散发着光芒，仿佛在黑暗中捕捉闪烁的微光。”这也许不完全是作家意欲表达的，却是我观看和理解的方式。”McLoughlin说，“我骑车往返工作室的途中会经过一大片水域，在水面往往能捕捉到各式各样光的反射，有时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每天与这一片水域的相遇提醒了我，我自身也是由水组成的——至少我一半的体重是水。这样说来，我自己就是一件水的容器。”

40年来，McLoughlin在创作冒险过程中变得更加熟练和自信，她的作品语言形式也已经是与日俱增，多种多样了。“从我23岁开始摸第一块黏土时，我就清楚它会一直引导着我。我知道这条路会有很长时间要走，可没想到一走就这么久。我很庆幸我能够得以前行，并且仍在继续前行。”她形容自己的创作过程就像是在一片海洋中驾驶一艘小船，她不知道最终会驶向哪里，但她必然不能使船倾覆。★

法国勒弗 Le Don Du Fel展览。

6月30日—8月15日，ledondufel.com

我相信陶艺作品能与历史共振，并与未来相连，而精湛的技艺能够确保物体被长久保留。

